



泰戈尔 著

孟加拉掠影

刘 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abindranath Tagore
GLIMPSES OF BENGAL

本书根据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53 年版译出

孟加拉掠影

〔印度〕泰戈尔 著

刘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插页 3 字数 63,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500 册

书号：10188·596 定价：0.81 元

无遮无盖的大海，在不停地翻腾着，翻腾着，泛起一堆堆白色的泡沫。它使我想到一个被捆绑起来的妖怪，在奋力挣脱束缚。正是在它的血盆大口面前，在海岸上，我们建起了住房，看着它甩动自己的尾巴。浪涛汹涌，就象巨人浑身的肌肉突起，这是怎样巨大的力量啊！

从创世伊始，陆地和海洋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大地缓缓地、默默地扩张着自己的地盘，为自己的儿女展开愈来愈宽阔的怀抱；海洋一步步地退下去，翻腾着，啜泣着，绝望地捶击着自己的胸膛。请记住，海曾是独一无二的主宰者，绝对自由自在。陆地从它的腹中升起，僭夺了它的宝座。从那时起，这个发狂的

老翁，就头戴泡沫的白冠，不停地痛哭着，悲叹着，如同遭受狂风暴雨袭击的李尔王^①。

1885年10月，班多拉，海滨

二

我已经进入我有生以来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了。这件事不断浮现在我的心头——近来，似乎没有发生过别的什么事情。

但是，人到二十七——这难道是一件区区小事吗？——这不是在说，一个人已经度过了一生第三个十年中最好的时光，在向三十奔去吗？——三十岁——这意味着成熟——在这个年纪，人们期待的与其说是嫩叶，不如说是硕果。然而，唉！果实的希望何在呢？当我摇头之时，我这个脑袋里依然满装着无聊的华丽词藻，没有一丝一毫哲学的痕迹。

人们在开始抱怨：“我们期待于你的一切在哪里呢？——正是怀着这一希望，我们当年曾经

^①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的主人公。

赞赏过幼苗的嫩绿。难道要让我们永远容忍你的不成熟吗？能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呢，该是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了。我们想要估量一下，那蒙住眼睛、不抱偏见、开动榨油机的批评家从你身上榨油，比率能是多少。”

欺骗这些人，让他们满怀希望期待下去，是再也不可能了。在我尚未成年之时，他们满怀信心地赞扬我；现在，我年近三十却让他们失望，这真是可悲。然而，我又有何办法呢？智慧的词藻不肯光顾！我完全无力为大众奉献有益的东西。除了一些零散的诗歌，一些无聊的闲话，和一点逗笑打趣的东西之外，我一直无法前进。结果，那些对我抱着厚望的人们会转而对我发怒；可是，谁又曾求他们这样期望来着呢？

白沙克月^①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清风

① 印度孟加拉历，第一个月为白沙克（相当于公历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以下依次是：杰斯塔、阿萨勒、斯拉温、帕德罗、阿斯温、迦尔底格、奥格罗哈扬、布萨、马克、帕尔袞、杰特拉等月。

和阳光、新叶和鲜花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跨入有生以来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了。从那天起，这样的思绪便不断向我袭来。

1887年7月

三

我们的家船^①停泊在河对岸的一个沙滩旁。浩瀚的沙海向四周扩展开去，一望无际。仿佛有一道道的水流在到处奔泻。其实，有时象水一样闪闪发亮的，不过是沙子。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株树木，没有一片草叶——唯一能打破这单调的白色的，是那些巨大的裂缝，有几处裸露出下面潮湿乌黑的土层。

朝东望去，上面碧空万里，下面白沙千顷。苍穹空寂，大地也是一片空寂——下面的空寂，冷峻而萧索；上面的空寂，直至天穹，洁净轻盈——不可能在别处找到这样一幅苍凉的图画

^① 一种可供居住的船只。

了。

可是，一转到了西边，就有了水。波平浪静的河湾，高耸的河岸。村里的树林延伸过来，几座农舍掩映其间——这一切在暮色中都象是一个迷人的梦。我说“暮色”，是因为我们是在傍晚时分外出漫步的，这一景象也因而印在我的心上。

1888年，谢丽达

四

县长坐在帐篷前的廊下审理案件，一群人聚在树荫下等候着。他们将我的轿子就停在他面前，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他长着一头颜色颇淡的头发，这里那里有稍深的一片，胡髭刚刚在开始显露出来。如若不是他那张极为年轻的脸，人们可能会把他看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我请他去吃饭，但他回答说，他预先已经约定要到别处去安排一场狩猎野猪的活动。

我回到家里时，巨大的乌云涌了上来，一场可怕的风暴挟着倾盆大雨袭来。我无法看书，也不可能写作，于是便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中，从一间屋子踱到另一间屋子。天色已经变得十分晦暗，雷霆在不停地轰鸣着，闪电发出一道道亮光，不时会有一阵狂风突然扫来，攫住那株大荔枝树的颈项，狠命摇晃它那蓬乱的树冠。房舍前面的洼地旋即注满了雨水，我在踱来踱去时，蓦地想到应当给那个县长提供一间屋子，让他避一避雨。

我派人发出邀请；接着在调查之后发现仅有的一间空房里阻塞着一个从大梁上悬下来的木板平台，上面堆满了肮脏的旧被子和长枕头。仆人的杂物，一张污秽不堪的草席，几个水烟筒，烟叶，火绒，以及两个木箱，全都散乱地丢在地板上，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包装盒子，里面装满了零七碎八的废物，诸如生锈的壶盖、没底的铁炉、褪色的旧镍茶壶，还有一个汤盆，里面满是糖浆，被灰尘弄得黑糊糊的。在一个角落有一只用来洗碗碟的木盆，墙上钉着钉子，上面挂

着湿漉漉的抹布，以及厨子的工作服和便帽。唯一的一件家具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梳妆台，上面满是水渍、油渍和奶渍，黑色的、棕色的和白色的斑点，还有各种各样的混合斑点。梳妆台上的镜子已经脱落，靠在另一面墙上，抽屉已经成了各种杂品的贮藏所，从腌臢的餐巾到瓶子、电线、尘土，应有尽有。

一时间，我愕然了；接着便是——传唤管事，传唤仓库管理员，召来所有的佣人，抓住一切临时能抓住的人；汲水，架起梯子，解开绳索，卸下木板，拿走被褥，一点一点地捡起碎玻璃，一个一个地从墙上拧下钉子。——枝形吊灯掉在地上，碎片撒满地板；又是一块一块地将它们捡起来。——我自己飞速地把那张龌龊的草席从地上拿起，抛到窗外，结果，把一群吃我的面包、糖浆和皮鞋上的油的蟑螂弄得流离失所。

仆人带回县长的回话；他的帐篷情况不妙，他马上就来。快！快！快！不一会儿，传来了喊声：“县长先生来啦。”我慌忙拂掉头发上、胡须上以及身上其他地方的灰尘。当我到客厅接待

他的时候，我竭力装出一副优雅的样子，就好象我整个下午都一直在那里舒舒服服地休息来着似的。

我和县长握罢手，便和他交谈起来。我的外表十分沉静，可是内心深处却不时地为他的宿处担忧。终于，我不得不把客人领到他的住室，我发现这间房子还算过得去；如果无家可归的蟑螂不弄得他脚底发痒，他还是可以对付着过一夜的。

1890年，沙乍德普尔

五

我感到懒懒散散的舒适和无所负责的惬意。

我们这一带的情绪，普遍都是这样。有一条河，可说不上有水在流。在漂浮的水草的覆盖下，河流安逸地蜷缩着。它似乎在想——“既然一动不动也能活下去，我又何必让自己流动呢？”连长在两岸的菖蒲也几乎不晓得什么叫摆

动，直到渔夫们带着网到来。

四、五只大船停泊在近处，相互依偎着。一只船的上甲板上，船夫从头到脚裹在一条单子里酣睡着。另一只船上，船夫——也在晒太阳——用一些线悠然地搓着绳子。第三只船的下甲板上，一个有点苍老的船夫赤着身体倚在一支桨上，茫然地凝视着我们的船。

河岸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来来去去，有的抱着双膝蹲在地上，有的——一直在呆望着，但又不是望着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一切到底为什么，谁也猜不出。

唯一的活动迹象只能在鸭群中看到。群鸭嘎嘎地叫着，一片闹嚷嚷。它们把头伸进水里，又很快浮出水面，沉稳而有力地把水珠抖掉，仿佛在一再探索水中的奥秘。每一次，它们都只得摇着头报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这里每天有十二个小时在阳光下昏睡过去，另外十二个小时在夜幕笼罩下静静地沉睡过去。在这样的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凝视着再凝视着自然风光，展开想象的翅膀，时

而哼一支小曲，时而又蒙眬睡去，就象一个母亲在冬日的正午，背向着太阳，轻轻唱着把她的小儿摇入睡乡。

1891年，迦利格拉姆

六

昨天，就在我接见佃户，倾听他们的诉述的时候，有五六个男孩子找上门来，在我面前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我还没有发问，他们的发言人就以经过精心选择的夸张语言开始说道：“先生！阁下再次光降此地，乃全能之神之恩典，无知村童之鸿运也。”他以这种语气连续讲了差不多半小时。他不时背错，停顿下来，抬头望望天，纠正错误，然后就又继续下去。我听出，是他们的学校缺少长凳和凳子。正如他所说的，“由于缺少这些木制坐具，吾辈不知自己当坐于何处，亦不知当让吾侪尊敬之教师坐于何处，亦不知吾人最敬重之督学来视察之时，当向其献呈何座位。”

这里是让农民陈述他们的重大要求的 地方，他们操着的是朴素直率的方言，在这种方言里，稍微与众不同的词藻也会显得可悲地不伦不类。而这么一个小家伙竟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这里就显得特别格格不入了。对此，我几乎忍不住微笑起来。然而，在场的职员和农民似乎都因此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似乎还有些嫉妒，仿佛在抱怨他们的父母失职，未能赋予他们这种向地主^① 呼吁的卓绝才能。

这位年少的演说家还没有讲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答应筹措他们所必需的那么多数量的长凳和凳子。他毫不气馁，让我说完话，便又从他中断的地方接上继续他的演说，直到说完最后一个字，全部结束，才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带着他的小分队走了。倘若我拒绝供应坐具，他或许不会在意，但是，如果他费尽心背下来的演说词有哪一部分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他一定会愤愤不平的。所以，尽管他的演说耽搁了我的重要事务，我还是得听他讲

^① 泰戈尔当时在乡下经管家里的田产，因而自称地主。

完。

1891年，迦利格拉姆

七

迦利格拉姆的那条小河，水流缓慢得象一个垂死的人的血脉，似乎快要凝滞了。我们离开那里，在另一条轻快地奔流着的河中顺流而下。这条河流呀流，流到了一个地方，这里，大地与流水似乎融为一体，河流与河岸也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就象在婴孩时期的一对兄妹。

河面上漂浮着的一层泥垢消失了，河水分散成许多股，朝四面八方漫去，最后成了一片湖泽，这里一片草地，那里一泓清水。这使我想到了地球的青春时代。那时，陆地刚刚开始从茫茫大海中抬起头来，固体与流体的分野还没有确立。

在我们的停泊地四周，竖立着渔夫的竹竿。鱼鹰盘旋着，随时准备从网中叼鱼。在水边的淤泥中，圣徒似的文鸟站着沉思着。各式各样

的水禽不计其数。一片片的水草在水面上漂浮。到处都有潮湿的粘土淤成的稻田，无人耕耘，也无人管理。^① 静寂的水面上，蚊虫成群。……

今日黎明时分，我们又启程了。我们穿过迦奇迦达时，湖泽的流水顺着一条只有六、七码宽的弯弯曲曲的渠道，湍急地往外涌流着。从这条渠道通过，对于我们这条笨重的家船来说，的确是一次冒险。水流载舟，飞泻而下，闪电似的，水手们忙不迭地把桨用作篙撑着，以防船撞在岸上。于是，我们又来到了开阔的大河上。

天上一直浓云密布，潮湿的风吹刮着，偶尔洒下一阵雨来。水手们全都冷得发抖。在寒冷的天气里，这样阴冷多雨的日子实在令人不快。上午在闷闷不乐与了无生气之中度过。下午两点钟，太阳出来了。从那时起，天气一直令人心旷神怡。河岸变高了，两岸都覆盖着丛林，一

^① 在肥沃的河边淤泥中，只要撒下稻种，就可坐等成熟时收获；无须做别的什么。——原注

片静谧；丛林深处有几户人家；这里僻静而幽美。

河水蜿蜒曲折。这是孟加拉内地的一条无名小河，既不疏懒，也不劳碌。她将自己无尽的爱慷慨地施予两岸。她淙淙而流，仿佛在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村姑们普普通通的悲欢和她们的家事。村姑们来河边汲水，坐在她身边，用沾湿的毛巾使劲擦拭自己的身体，直到全身红润光洁。

今天晚上，我们把船停泊在一个幽静的河湾。天空晴朗，圆月高悬。周围看不到一条别的船。河水泛起涟漪，清辉之下，波光粼粼。两岸一片荒寂。远处的村庄入睡了，掩映在一溜茂密的树林后面。除了尖厉刺耳、无休无止的蝉鸣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1891年1月，沙乍德普尔附近

八

恰好的在我的窗前，小溪的彼岸，有一队吉卜

赛人^①住了下来。他们搭起竹架子，上面苫上竹席和布片。这样的小棚子只有三座，都很低矮，你在里面都无法站直身子。他们白天在户外生活，只有在夜里才爬进这些窝棚，挤在一起睡觉。

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从来就是这样：哪里都没有家，也无须向房东交租，只是带着他们的孩子、猪和一两条狗，随心所欲地到处流浪；警察总是以警惕的眼光密切注视着他们。

我时常观看离我最近的那一家人在做些什么。他们虽然皮肤黑，但很好看，身材匀称，体格健壮，象西北的农民一样。他们的妇女生得俊俏，身材颀长、苗条、结实；她们动作洒脱，举止大方，脸上一副天生就的独立不羁的神态。在我看来，她们就象是黝黑的英国妇女。

那个男人刚把饭锅放在火上，现正在劈竹

① 原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前后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地，平时多乘坐马拉的大篷车，随处露营，靠贩马、占卜、制篮、歌舞等谋生。